

人与自然

四月的乡村

◆ 陈爱松

四月的乡村是被斑鸠唤醒的。“咕咕——咕——”一声又一声，从这片树林到那片树林，叫亮了东方，叫绿了皂角树，叫白了洋槐花，叫红了石榴花，叫得家家户户的门在晨光中吱呀一声打开了，打着锄，挎着篮，推着车，各家都有田里的事。这是四月，雨播种，晴收割，时节催人忙。

半坡那块小片地，经过冬冻春开，变得松软如沙，一脚踩下去土就钻进鞋里。地歇了半年，这时就等着种红薯了。街上老石头爱开荒地，种的红薯吃不完，开春时用牛粪筑起暖炕，埋上红薯。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红薯苗一天天长粗了，长壮了。“石头哥，给我留300棵啊。”老石头笑哈哈地答应。这家300，那家500，红薯苗从不愁卖。也有人到镇上去买。要买粗大的，好活；要当心黑根，否则结的红薯是坏的。红薯苗放在篮子里，用湿毛巾娇宠地搭着。如果当天太阳太毒，要把苗放在水盆里先养着，太阳偏西时再种。要是正好遇上下雨，那就太感谢老天爷了。挖坑，浇水，丢苗，埋苗。种红薯不是累活，只为吃个新鲜，数量又不多，说说笑笑之间，活儿就干完了。

这两年，父亲看电视农业频道，学会了一种新的种红薯法：先打土埂，再在埂上种红薯。红薯易扎根，长得大。又因为昼夜温差大，红薯也甜。小小的一块地竟大获丰收，切片，洗红薯粉，漏粉条儿，儿女们有吃的，亲戚家也送点。邻居纷纷请教，父亲总是很得意很热情地传授着他的经验。

“枣芽发，种棉花。”母亲每天都要仰脸看一会儿家中的枣树。棉花种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只需用草木灰把棉籽搓一搓，棉籽上的细茸毛搓瓷实了，与湿土接触多，芽就好发。凡是当了婆婆外婆的，都密切关注着种花的时节。孙子孙女们的小棉袄小棉裤，还是自己种的棉花穿上更温暖更贴心呀。

花生也是一进四月就开始剥壳的，只等着一场雨下来。只要花生躺在湿润的土地里，过几天来看吧，一排行嫩芽，举着小拳头就站起来了，像写在土地上的绿色诗句，高高低低，平平仄仄。花生收获了，也好给亲戚们送去尝尝。现在走亲戚，最受欢迎的是自己种出来的食物。

种子播下去了，心安了，就盼着天晴。油菜此时已褪去了金黄，把所有的力气都集中到种荚上了，细长的种荚一天天饱满，成熟，鼓胀。农人把家中闲置了一年的镰刀从墙缝中取出来，细细磨着，也磨亮了往昔的回忆，就忍不住笑：割麦有收割机了，镰刀一年也只用这一回了，现在的日子比以前享福多了啊。

割油菜要趁早上，人不受罪，种荚也不易炸到地里。割下来，或者拉回家里晒，或者就放在地里，过两天带张条纹布来，展开，油菜放上去，脚一踩，菜籽就出来了。油菜产量不高，算下来不如一天打工的收入，但父亲依旧年年种着，不为卖，只是看不得地闲着，再者，他总觉得还是自己打的油吃着香。

麦田里的黄色一天天变得绿色浓，“布谷——布谷——”布谷鸟也声声催着，从麦田上空飞过。麦田里，农人们正在薅燕麦，免得燕麦的籽落在地里。眼看过“立夏”了，就要“小满”了，每一粒麦子都是一个小小仓库，是渐渐要满了呀。

朝花夕拾

蔚然深秀清华园

◆ 韩心泽

暮春时节，一次短期学习的机会，让我幸会了“厚德载物”的清华园。

从繁华热闹的北京街市陡然迈过清华大学校门，仿佛一下子来到了蔚然深秀的乡野。一条斜曲的碧溪穿园而过，两岸广植秀拔的杨柳和苍郁的松柏，疏疏密密，掩映着几座绵延的土山，土山上丛生各类花草，葱茏得略显荒芜。林荫草漫之间，廊榭隐在荷塘畔，亭台安在幽径边，都随形就势地散落园中。就连各类各样的教研楼，也没有刻意的布局，转个弯，这里有一座，绕过河，那里有一幢，也如那些亭台廊榭，随意的错落园中。清华园面积有400余公顷，容得下山水与建筑的从容与优雅。

难得京华那几天惠风和畅，气清云淡，我一有空闲就在清华园中散步，可直到第三天傍晚，我顺着园中纵横的马路消闲，还因悠游太远，一时不辨东西，一路打着听，才回到住处。事后很快释然：不迷路一次，怎会对清华的阔大与厚朴留下至深的体悟？

清华园里，处处厚积着这座百年名校的历史与文化，氛围散淡又蕴藉。

校园的整个格局，依然隐见清代皇家园林宏大天成的风貌；古雅秀逸的水木清华正廊，还在鉴证着清华“园中园”山光水色的四季变幻；建于1933年的清华西校门，如今仍是清华学子迈进自己理想中的高等学府的象征。穿过始建于1909年的古典优雅的二校门，道路两旁林荫葱郁、光影斑驳，就像一个时光隧道，通往清华园最核心的区域。大礼堂、科学馆、清华学堂、图书馆、日晷等历史建筑，融中国元素与西方经典为一炉，都在前方共处杂陈。

清华园里，一座座用于教学与科研的小楼，很多也都是各个时代的遗存。这些小屋，一堵堵红砖垒砌的墙上，或爬山虎攀到楼顶，或青苔印满墙基，外观都力求简洁。但走进去，内里的布置与设计，却十分的精当与考究。一些别致的天井与回廊，通透了空间，开阔了格局，减缓了楼内的压抑与狭促，显出科学与美学发挥与结合的用心；细节处再恰当地雕镂云饰，点缀芳兰，平添了典雅雅气质。徘徊流连其间，想见一代代文化大师、科学巨匠闲在的身影，让人心生羡慕与追慕。

梅贻琦老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是中国近现代大师们的荟萃之地，清华的历史就是半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与科技史，所以，清华的历史建筑甚至内里陈设，就尽可能地封存精神或记忆，不容后来者轻易抹去。我发现，学校近年新建的一幢幢现代化的教学大楼、住宿区，也都围绕在清华园周边建设，那模样，就像一群后学，恭恭敬敬地围绕在先生们身边，聆听他们穿越时空的谆谆教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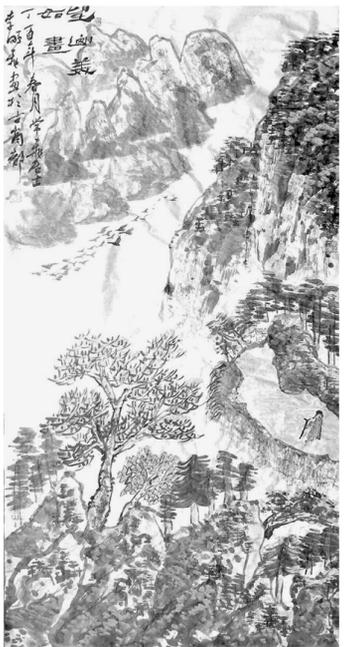
清华的历史，仿佛一页页都没有翻过去，铺展在那里，就像大师们未及读完的一本书。王国维的纪念碑、朱自清的雕像，也都没有刻意放在显眼的地方，那立碑的山麓，或许就是王国维曾感怀世事之地，那安放雕像的所在，确定无疑是佩弦先生当夜荷风中的凝思之处。闻一多、俞平伯、钱伟长、梁思成、林徽因等名人故居依然安在，故人已逝，故景犹存，令人感慨。“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如果大师们在天有

灵，回到清华，应不难寻找到他们过往的风物吧。与校园外北京日新月异的气派街区相比，清华园显得过于朴素，然而，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清华园的阔大，又让人觉得分外奢侈。清华校训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在阔大的清华园中，历史、文化、风物、个性，都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留存，本身不就是一种“厚德”的体现？

清华承载着自己厚重的历史和无数学子的梦想，百年校园如今已成为首都北京一个景区。单说朱自清笔下的那片荷塘，之所以成为游人游访清华绕不过的景点，可用一句话来解读：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为景观。而许多游人对整个清华园的专程朝圣，不也正因为这片曾经的皇家园林，先是景观沉淀成文化，再是文化熔铸为景观吗？

清华珍重自己的每一段历史，却未沉浸在自己辉煌的历史中止步。清华把历史的书页当成一级级前进的台阶，踏着这些台阶，清华方显有容乃大，厚德载物，方能一直站立在中国文化的极顶与科技的前沿！

在清华学习了近一周，给我们授课的李希光教授让我印象深刻。先生已两鬓染霜，却多次自费带着学生辗转中亚诸国，实地体悟玄奘当年漫漫取经路的颠沛艰险，在大篷车上和学生一起深谈“一带一路”。各位老师的授课方式也均无所拘束，因势利导，教学相长，各具风格，让我们领略了清华教学环境与教学理念的包容、多样和开放。相信清华的辉煌历史，将在这样的环境与理念浸淫下，一年年从容地续写下去！



望山美如画(国画) 李鹏飞

宋朝食话

蔡京请客

◆ 李开周

众所周知，蔡京当过宰相。宰相是非常了不起的职位，位高权重，身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论权力，除了皇帝就数他大。

一个人能当宰相，一定有他出奇的本事，蔡京有什么本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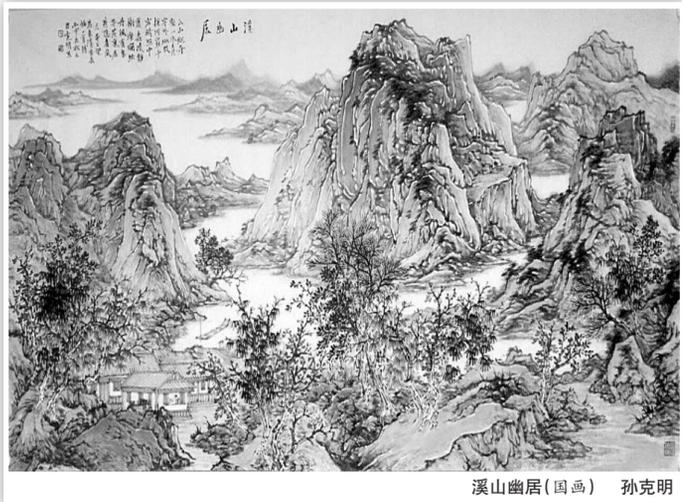
首先他有脑子，善解人意，哄得宋徽宗团团转；其次他有才华，能写诗能填词，能写一手好书法；再其次，他还很有才干，在别人那里不可能完成的麻烦事儿，到他那里小菜一碟，轻轻松松就解决了。

话说蔡京还没当宰相那会儿，曾经在扬州当过一段市长。他这个市长不像包公那样铁面无私不近人情，他长于善舞，特别活泼，既谄媚上级，又拉拢下级，扬州官场被他搞得一团和气，每个干部都佩服他，“谄媚一辞，皆谓之有手段。”（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下同）大家都夸他办事干练。

有一年酷暑，蔡京在家组局，请同僚吃饭。组的什么局呢？凉饼会。宋朝人说的“凉饼”，就是唐朝人说的“冷淘”，在咱们今天则叫作“冷面”。本来他只请八个人吃冷面，谁知大小官员一听说蔡市长请客，都想借机会亲近他，乌泱乌泱都来了，客人从8位暴增到40位。

宋朝人做冷面，没有机器，那可是纯手工，手工揉面，手工扯面。为了让面条筋道，至少要提前半天把面和上，饧到十分透，揉到十分光，然后才能扯成拉面，一扯好就得煮，一煮好就得过水，过完水就得拌馅，拌完馅就得端给客人吃，不然面会坨住，难吃又难看。蔡京预计请八个人，自然只准备八个人的面，现在呼啦一下子来了几十人，怎么应对？有的客人开始犯嘀咕：“蔡四素号有手段，今率迫留客，且若是他食，辄咄嗟为尚可，如凉饼者，奈何便办耶？”我知道蔡四（蔡京行四）有办法，可是今天来了这么些人，他怎么来得及做出那么多冷面呢？咱们就等着看他笑话吧！

事实证明，蔡京确实有办法，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做出了40碗冷面，每个客人一碗，吃起来还蛮鲜，很筋道，一看就是现做的。蔡京是怎么做到的呢？史料上没写。据我推测，由于蔡京老是请客，所以他家准是备好了大量食材，包括一大批揉匀的面团。面团揉光，用细纱裹紧，用油布包住，往水里一放，隔天拿出来揉一揉，能存放五六天不变质，而且放的时间越长，面就会越筋道。哪天不速之客登门，取出几个面团，啪啪啪拽开，簌簌簌扯细，下锅煮熟，过水拔凉，浇上卤汁，铺上菜码，火速上桌，凉饼会开始了……



溪山幽居(国画) 孙克明

新书架

《艺想天开》

◆ 刘绿

本书是香港著名撰稿人、“冰心儿童图书奖”得主杨志强多年来对艺术感悟的合集。作者从自己对中世纪艺术的痴迷入手，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中世纪的艺术、绘画、文学等艺术特点，还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自己静静地听着唱片中流淌出的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演奏曲，从而引出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用文字引领热爱艺术的人去领略艺术与灵魂的撞击所产生的美。

作者用柔美、朴素的文

字，将我们带入到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借助“唱片中流淌出的名曲”这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让我们走近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世界，使我们眺望和浏览世界不同文化的“美”的观念、材料、技法，省思人类共同的“美”的向往与创造。作者或作正面解读，或挖背后的故事，数千年的艺术往事，娓娓道来。全书大量选用精美图片，四色高清印刷，双封装帧，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阅读故乡

消逝的事物

◆ 马国兴

自给自足的时代，田里是丰富的。小麦和玉米自然不必说，除此之外，每家每户似乎都种着西瓜、花生、红薯、棉花、烟叶之类，也不是太多，没有拿来换钱的意思，只为自家享用。如今想来，各家田里弄得跟农作物博览园似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就是有钱，有心去买这些东西，也没人有多余的东西肯卖给你。只好自己种了。我清晰地记得，我家原本是不种西瓜的，夏天到了，只有靠街坊邻居送的两个解解馋。看着我们馋而未解的眼神，爷爷一拍桌子：明年，咱们也种西瓜！

比田里作物更丰富的，是我的童年。单说红薯。秋熟时节，翻挖出来的红薯一下子吃不完，还需窖藏起来慢慢消受。我家门外有条河，河内有土堤，家人在堤上深挖一口窖，藏些冬天的食物，窖口用废弃的石磨盘压住。每次要取用什么东西，总是年龄最小的我下去。移开石磨盘，先点火探下去，火不灭，说明里面还不缺氧，人在其中并无大碍。随后，我被绳子系住腰，和篮子一起下到窖里，装了红薯什么的，再上得地面。这活儿说轻松也不轻松，我有时会撞见冬眠的蛇，或者偷吃的鼠，先尿了裤子，匆匆上来，得半天心神不定。隆冬时节，地气渐暖，窖里的红薯开始腐烂或发芽，我们将其全部清出，削皮、粉碎、打浆，少部分熬成红薯粉，可以冲茶喝，更多的，做成粉条，晾干，留做过年炖菜吃……

不断读书的我，渐渐远离了故乡，作别了童

年。而童年故乡的田地里的作物，也渐渐消逝和单一，仿佛它们专为我的童年而生而灭。故乡的人都选择了经济作物，目的倒也明确，就是为了卖钱。于是，农药、化肥轮番上阵，连应运而生的“催熟剂”都派上了用场。而有了收入后，也可以在市场上买来自己早已不种的瓜果，我曾经尝过，怎么也抵不上原來的味道，感觉全变了。

当然，田里的作物再减少，小麦和玉米总还是有的，但是，收种的方式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起初，秋收的玉米运回家院，我们是先撕了大半的玉米壳，再用余下的壳将玉米棒一一辨结，悬挂于屋檐下或者树杈上。闲时望望白的黄的玉米粒，在太阳的映照下，闪烁着丰收和幸福的光泽。入冬以后，几粒晾晒的玉米完全干透了，我们把它先后解下，白天黑夜剥玉米。一个人捉住一个玉米棒，先用锥子穿出几道“沟沟”，另外的人再用手剥——

冬下来，每个人的手都生疼。玉米入仓后，玉米芯还不能扔，有人收的，不远处就有糠醛加工厂。如今，这一切都简单了，将玉米棒完全脱了壳，倒入脱粒机即可，一冬的活儿，一日可就。

还有小麦。收割机的出现，让镰刀和草帽歇着了，麦场也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那时，村里划定一块麦场地，作为脱粒的场所。脱粒的工具，原先是牲口甚至人拉着石碾来碾，其后是脱粒机提高效率。小麦入仓后，闲下来的麦场可不能闲着，犁地之后，还得种上蒜；来年五月，麦要熟了，蒜也差不多了，忙挖出蒜来，将地碾平碾实，迎接小麦的到来——如此，周而复始。我曾在一首《五月》的诗中写道：

麦场也是磁场

无论我在哪里心

总是朝着这个方向

如今，麦场早已不见了，石碾、木杈、木墩等农具仿佛一夜之间，逃出了农人的视野。将来如果没有一个农具博物馆，任凭老人们如何解释，农民的后代对此也是毫无概念的，更别提什么感情了。

消逝的事物在前，背景是时代的悄然转换和农民生存方式的改变；消逝的事物在前，其后是一批批农民在土地上“消逝”。从繁杂的农事中解脱出来，他们又在不同的城镇上劳作，同样付之以汗水甚至眼泪，收获富裕的生活，或者一无所获。这是一方新的田地，依然纵横交错，像极了这个社会 and 每一个人的一生。

连载

“我要让大家用票决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现在请各组组长上来领票！”林老师说过，就用自己的课本制作了选票。

21个学生分了五个小组，同学们个个神色紧张。他们票决过班长，票决过先进，票决小偷，这还是第一次。

林老师说：“这是一次特殊的选举！它不是选模范先进的，也不是选三好学生，而是选手长的小偷！我要让同学们永远记住在你们的小学五年级有过这样一次特殊的选举！让你们永远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即使饿死、穷死，也不能做贼！同学们，你们一定要体谅老师的良苦用心！”

性急的学生像完成作业一样的，已经开始在纸上写名字了。

林老师继续说：“这个太阳能计算器是一个加拿大的友人送我的，虽然他是我的同学，可他加入了加拿大的国籍。这个问题就重大了！

偷走了？”

大家很快交上了选票。

林老师说：“这是一次特殊的选举！它不是选模范先进的，也不是选三好学生，而是选手长的小偷！我要让同学们永远记住在你们的小学五年级有过这样一次特殊的选举！让你们永远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即使饿死、穷死，也不能做贼！同学们，你们一定要体谅老师的良苦用心！”

性急的学生像完成作业一样的，已经开始在纸上写名字了。

林老师继续说：“这个太阳能计算器是一个加拿大的友人送我的，虽然他是我的同学，可他加入了加拿大的国籍。这个问题就重大了！

二秀拿起粉笔，在黑板正中处写上了两个名字：范大强 何用功

范大强 何用功

范大强：14票 何用功：7票

林老师的眼光在全班同学的脸上又走了一个来回：“本周，刘二秀同学的数学作业有明显进步，也就是说，老师写的这首短诗对她的学习成绩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现在，同学们鼓掌，欢迎刘二秀同学回到我们正常的队伍中来！”

刘二秀头不敢抬，眼睛紧张

林老师不慌不忙地拿起讲桌上的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二秀”腾开的地方写上了赠给范大强的诗：

大强大强 大强手长 大强不改 必进大墙 坐在座位上的范大强猛地站起，大叫一声：“林老师，我不是小偷！我没偷你的计算器！”

林老师威严地轻喊一声：“坐下！”

林老师不慌不忙地拿起讲桌上的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二秀”腾开的地方写上了赠给范大强的诗：

大强大强 大强手长 大强不改 必进大墙 坐在座位上的范大强猛地站起，大叫一声：“林老师，我不是小偷！我没偷你的计算器！”

林老师不慌不忙地拿起讲桌上的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二秀”腾开的地方写上了赠给范大强的诗：

大强大强 大强手长 大强不改 必进大墙 坐在座位上的范大强猛地站起，大叫一声：“林老师，我不是小偷！我没偷你的计算器！”

林老师威严地轻喊一声：“坐下！”

林老师不慌不忙地拿起讲桌上的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二秀”腾开的地方写上了赠给范大强的诗：

大强大强 大强手长 大强不改 必进大墙 坐在座位上的范大强猛地站起，大叫一声：“林老师，我不是小偷！我没偷你的计算器！”

林老师不慌不忙地拿起讲桌上的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二秀”腾开的地方写上了赠给范大强的诗：

大强大强 大强手长 大强不改 必进大墙 坐在座位上的范大强猛地站起，大叫一声：“林老师，我不是小偷！我没偷你的计算器！”

林老师威严地轻喊一声：“坐下！”

林老师不慌不忙地拿起讲桌上的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二秀”腾开的地方写上了赠给范大强的诗：

大强大强 大强手长 大强不改 必进大墙 坐在座位上的范大强猛地站起，大叫一声：“林老师，我不是小偷！我没偷你的计算器！”

林老师不慌不忙地拿起讲桌上的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二秀”腾开的地方写上了赠给范大强的诗：

大强大强 大强手长 大强不改 必进大墙 坐在座位上的范大强猛地站起，大叫一声：“林老师，我不是小偷！我没偷你的计算器！”

林老师威严地轻喊一声：“坐下！”

林老师不慌不忙地拿起讲桌上的半截粉笔，一笔一画地在“二秀”腾开的地方写上了赠给范大强的诗：

大强大强 大强手长 大强不改 必进大墙 坐在座位上的范大强猛地站起，大叫一声：“林老师，我不是小偷！我没偷你的计算器！”